



ALMOST
ADAM

接近亚当

[美国] 佩特鲁·波佩斯库 著
李运兴 译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译林出版社



接近亚当

ALMOST ADAM

[美国] 佩特鲁·波佩斯库 著 李运兴 译



译林出版社

版 权 声 明

经作者和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本社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丛 书 名 当代外国流行小说名篇丛书

书 名 接近亚当

Almost Adam

作 者 [美国]佩特鲁·波佩斯库

Petru Popescu

译 者 李运兴

责任编辑 祝 巍

原文出版 Popescu/Friedman, Inc.,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地址:南京中央路 1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415 千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51—4/I·433

定 价 20.0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原初本真人性的回归

——代序

刘华文

在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与原始森林的交界处,栖息着原人群落。美国年轻的考古学家凯恩·劳德和肯尼亚考古学家盖利·盖厄米那在一次考察活动中不期而遇地发现了一位原人男孩的脚印,进而又找到了原人存在的确凿证据。回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之后,他们对原人的好奇心萦绕不散。不久之后,凯恩只身回到了道格拉尼大草原。从此,美国作家佩特鲁·波佩斯库的《接近亚当》这部小说带着读者连同凯恩开始了一次寻访和走近神秘原始人群部落的旅程。

但就在凯恩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次科学考察活动时,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出于纯科学探索动机的考察活动卷入了一场利害冲突之中。于是非洲的原始大草原和茂密森林从此失去了往昔物竞天择的自然生态境况,被争名逐利的人境喧嚣扰乱了,变成了善恶争斗的角斗场。随着情节的发展,这部小说一步步从三个生存界面对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的本性进行了剖析和反省。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是由猴子、猩猩、猿人、类人猿逐步从低级到高级进化而来的。这种逐级进化的理论表明,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其自身拥有一种优于他类的优越感,但几千年漫长的人类历史却充斥着争战、阴谋、欺诈以及非人性、反人性的族类间的厮杀,远远比不上在自然生态环境下栖息、生存和繁衍的动物类。

pk57/16

凯恩身为科学家并未单纯从科学的宏观角度审视、观察这些栖居在原始环境中的“亚当们”，而是怀揣着一种自然的亲和力试图走近他们。这种对他们的认同倾向驱使他融入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代人类与原始人种之间有三类接触方式。第一类是通过对古人类化石的挖掘，在地质化石层中去对原始人类寻踪觅迹，对古人类进行纯科学意义上的考察研究，其中不乏大量的推断与猜测。当代人类大多都局限在这一层面上的接触。第二类接触则是寻觅到了原始人种遗留下来、仍然在地球上繁衍生息的原始部落踪迹，但没有进行面对面的接触。《接近亚当》这部小说的开篇就叙述了这两类接触。凯恩和盖利在进行考古活动时，他们乘坐的飞机遇到巨大气流的冲击，在剧烈的颠簸中凯恩拍下了在一道马乌山山脊上的原始人脚印。迫降之后，他们又发现了原人的头骨化石。如果说这些还属于第一类接触的话，那么当凯恩独自一人去打猎时发现了一个小孩刚踩过的脚印，并且断定有原人活动时，第二类接触则开始了，即他开始掌握了当代原人的踪迹。这意味着人类只能通过原始人骨化石研究原人的方式将会得到革命性的改变；人类与原人的第二类接触证明了原人活化石的存在，为科学家更有效地研究原人，切近原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更好的机会。

但是正当凯恩的科学梦想快要实现的时候，一股以肯尼亚化石馆馆长安德森为首的、打着科学幌子的恶势力介入了进来，打破了他的梦想。幸运的是，凯恩九死一生，意外地融入了原人群落之中，开始与原人进行第三类接触——即一起生活。

在身处道格拉尼大草原与原人度过的日子里，凯恩渐渐地感到这块蛮荒原始的草原是一块存在着真人性和真人情的地方。虽然人间尘世的阴谋魔爪仍然到此追杀他，但他逃脱了魔掌，被原人男孩“长脚趾”引入了鸿蒙未辟、蛮荒无际的原始人境。这时，凯恩的生存境地让他抛开了一堆堆所谓文明社会里的虚妄概念，单

单纯生活在原始界,在这里寻找和重新定位自己的身份,去经历一次从社会人到自然人的历程,亦即一次人性纯化的过程。凯恩这位被社会世俗濡染的人,重新回到了人类发展初期“亚当”的生存状态,去经受一次异乎寻常的人性洗礼与归化。

原人男孩“长脚趾”帮助凯恩脱离险境、进入原始人境后,他们俩开始朝夕相处,一同面对来自大自然的挑战与神奇。他们这种当代人与原人的关系使人联想到英国作家笛福小说《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和“星期五”的关系。鲁宾逊完全是以一名殖民者的形象和意识接近、利用进而控制“星期五”。从他为这位土著人起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星期五”这个字眼就纯粹属于文明社会的概念。这种命名权的被剥夺和名字的强加则是这位土著人失去自主的表现,自然而然地沦为了殖民者的仆从,成为殖民者们奴役与压榨的对象。而凯恩则以全然不同的态度对待原人。他利用原人男孩身体上的某一特征来为他命名。进入原人部落群后,他又用肯尼亚的土著语“尼阿乌”为原人女头领起名。这表明他是科学家的身份即客观冷静却又不乏良知地出现在原人的眼前,并非出于自私功利的目的,也决无惊扰与破坏原人们的生存环境之意。当他被引领进原人群落时,则表现出一种对原人群体的亲和力和融入倾向。他的科学考察目的此时已全然淡化了,他已从冷眼旁观的科学家身份过渡为亲身经历原人生活的体验者身份,去仔细“聆听”男孩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

一个在被各式各样话语淹没的社会里生活已久的人,来到这个只有鸟鸣狮吼而没有人的聒噪的自然界,凯恩感到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美妙与神奇。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名言“是话在说人,而不是人在说话”,向人类社会提出了富有哲理的警示。人在话语面前失去了自主,更受到权力话语的制约。当凯恩面对这位“长脚趾”原人男孩时,人与话语的关系获得了一次全新的调整。现代社会中扭曲人、压抑人、异化人的饶舌话语被打压下去,那些肢体的、

表情的非语言表达形式成了他们俩交流的方式。凯恩“亲眼目睹了出现在这位稚童脸上的各种表情：好奇、犹豫、怀疑、肯定、果敢，还有期盼”。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人往往身不由己地被界定在强制施令与被迫受气的话语关系之中，而凯恩与“长脚趾”之间则变成了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不受渗透了权力的现代话语的约束，相互平视对方、观察对方和接近对方，达到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理想境地。就这样，凯恩渐渐喜欢上了“长脚趾”，并且闯进了他的童年生活，这种亲和感“难以言传，它来自远比思想和语言深邃的脑海深处”。这种难以言传的脑海深处的感受正是人的原初本真人性，它体现在人类发展阶段的临界区间——介于类人猿与原人阶段，既富有人的灵性，又不失猿的自然性。它经过漫长人类社会的沧桑、侵蚀，退隐到人的内心深处，渗入了人的潜意识中。人们对它业已懵懂不晓，只有在图腾、祭礼中才能寻觅到它的遗迹残存。但是凯恩的这种嵌入意识深处的原初感受经过男孩的催化被激发了出来，尽管它难以言传，却仍保有原初的本真。凯恩对这种人性回忆的向往甚至使他认为“他与盖利多年的友谊，以及和茵卡亲密的时光，在这片充满敌意、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是多余的”。这说明凯恩已全然浸润在这种纯本真人性的境界当中，乐不思返了。

《接近亚当》的作者为了表现人类在初始阶段的本真状态，特意选取富有童真的男孩“长脚趾”和富有母性的原始部族女首领“尼阿乌”来进行描述。孩童的纯真和女人的母性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个人性被异化的技术时代里，这两者显得弥足珍贵。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人类借助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周围世界以及自身在科学层面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解和阐释，而在人性层面上却不断被诸多困惑和尴尬所包围。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这是与人类自私本性的极度膨胀和对本真人性的悖离等遭破坏的人文生态相同步的。在这种人文生态环境中，《圣经》中的亚当作为人类男性的原型，成了人类向往的本真

人性的化身。男孩“长脚趾”和原人女头领“尼阿乌”则是这种本真人性的具化。凯恩走近“亚当”，也就是走近以这两位男性与女性原人为代表的原始群落。这样他们就成了凯恩映照自身的两面镜子。他在“长脚趾”身上找回了人类久违了的纯真无邪，而在“尼阿乌”身上体会到了伟大的母性和女性魅力。当他进入原人部落之后，他被原人们剥光了衣服，一丝不挂，毫无遮挡，连“亚当”身上的遮羞叶都没有。这意味着大脑中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他在人性层面上已归化成了人类祖先“亚当”，也意味着他在意识和生理上认同了原人。凯恩在与“长脚趾”共处时，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生命体验。在这种原始状态下，现代人的时间概念消失了，没有了时、分、秒的时间单位，而是只分为安全时分和危险时分，即追赶猎物时和被猎物追赶时。至于空间概念，“长脚趾”的头脑中则只存在三维的现实世界，不会理解诸如画画类的二维世界。从符号学意义上讲，他头脑中没有符号的能指概念，而只有所指概念，画（能指）与所画之物（所指）是完全统一的。在他看来画是毫无意义和用处的。而现代人则把符号中的能指与所指分离了出来，人们迷恋着空乏的能指符。于是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实在性。难怪凯恩会惊诧地感叹到：“好聪明的一个原人男孩，既然有一把真刀，还要有一个不能拿又不能用的图画有什么用？”在被虚妄符号淹没的世界里，人们为着虚无的、无意义的事物争斗着，产生了诸如贪婪、阴谋、欺诈、虚伪等一个个空洞的字眼，人们在为此无聊而徒劳地奔走着。现代人类的这种自缚行为把几千年发展起来的文明变成了一座监狱，失去了洪荒野地的开阔自由。“长脚趾”则为凯恩提供了一把重新回归自由空间的钥匙。

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身份必须通过女性来成全。如果说凯恩通过“长脚趾”对自我进行男性层面观照的话，那么通过原人女头领“尼阿乌”进行的更多则是女性层面上的观照。《周易》上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句话揭示了世界与

生命的本源,说明世界原本就是由天地、乾坤、阴阳、雌雄、男女自然化构而成。在凯恩眼中,女性原人“尼阿乌”的性欲望的表达和实施正是这句话的具体体现。它们摆脱了诸如概念、范畴、推理、逻辑、法规、禁忌的束缚、实现了对“基因欲望”的本能而又淋漓尽致地发挥。从“示爱”到“做爱”,原人们发乎性情而并不关乎礼仪,决无半点世俗功利的算计与矫情,是一种自发的欲望流程。尽管“尼阿乌”多次向凯恩示“爱”而凯恩没有接受,他的情感世界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启发和净化,使他与茵卡之间的爱更加纯厚深切。

在作者铺排凯恩的原始生存界面的同时,还交叉叙述了文明社会恶性发展的产物安德森之流的另一种生存界面。安德森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想找到原始人物种,以求沽名钓誉。他先后杀死了享德里杰斯、哈科萨、兰德尔等人,并且企图勾结跨国资本势力垄断对肯尼亚原人的“学术研究”,进而扰乱整个人类的物种秩序。以他为中心的情节线索与凯恩的原始生活构成了一组二元对立项,以凯恩为代表的向善的力量与以安德森为代表向恶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张力场。作者对这两个生存界面进行了交叉叙述和铺陈,使两者得以互相衬比、推动。此外,作者还对凯恩的好友盖利进行了第三种生存界面上的描述。这位肯尼亚玛萨伊族地质学家不得不在科学与政治两者之间做出定夺,前者是本人意愿,而后者则是父命。政治其实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父权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中,像以“尼阿乌”为头领的那种母亲社会中的本真业已丧失,人性遭到玷污,父性亦即强权,使得像盖利这种怀有科学抱负的人无所适从,产生了现代大多数人所具有的生存困惑。这表明现代人正受到善恶真伪等各种悖向力量的撕扯,在这一生存界面上的人性早已陷入了两难处境。当人类逐渐意识到那种初始的本真人性渐被弱化、淡忘、扭曲,甚至遭到灭顶之灾,从而造成人类处境维艰、危机四伏,需要反躬自省的时候,不免会发出些许怀旧之感。《接近亚当》中弥漫着这种世纪末心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序

我叫 I. V. H.。作为我们已经失利的这场战争的一名参战军官,我曾宣过誓;受誓词约束,我只能用名字的首字母。

然而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我是到过这一地区的唯一一位文明人。如果说我未能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那我也有责任向所有人描述我的所见所闻,哪怕只是浮光掠影地讲一下。我写下这几行字,不禁额头冒汗,只觉得脑子里亮光熠熠。噼噼啪啪,火花四溅。

在这个星球上,我们不是唯一的……

我们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批会思维、有智慧、有道德的——或无道德的——两足行走的灵长类动物。

我们不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还有其他人。他们也生活在地球上,不过处于更早的进化阶段而已。我敢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

惊奇绝伦。就在这个世界上。

由于我的发现,可以说我们在中学学的人类史只讲了问题的一半。还有一批人也一直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明朝时有,文艺复兴时期也有;在莎士比亚写剧本的时代、美国打内战的年代,以及随后的岁岁月月里,他们一直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地球上——在一片热带雨林中,在非洲,或许也在其他大陆上。他们在按自己的时钟进化着,虽然比这个星球上的其他人类进化得慢,却可能对未来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

再说确切一点儿，他们确实会对未来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

因为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他们。即使我严守战争秘密，或出于科学研究的考虑而严守秘密，只要这些生物存活下去，他们总有一天会被再次发现。俗语说得好：小妖精已出了魔瓶。

刚刚写到这里，我的理念已在大声呼叫：不，不，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在荒原上呆的时间太久，与世隔绝，精疲力竭，新奇的刺激应接不暇，我已无法头脑清晰地进行判断。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狂热状态中，我看到的也许只是幻影，而不是真的生命。

不过，我的头脑也同样坚定地对我的所见所闻提出了一些解释。古代人种存活至今，这不但可能，而且合乎逻辑。至于为什么这么晚才被发现，那是因为我们对于地球的探查还很不全面。实际上，我们对地球只是一知半解。大部分探险家前往目的地考察，都是尽可能走最近的路线，而要对其周围及沿途大片地区进行步步为营、一尺一寸的考察则需花上数年时间。这些地区很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我的所见所闻不正证实了这一点吗？

我们对动物栖息地的探秘才刚刚开始，对这个星球的研究也还很成熟。到处都有不同时代的物种共同生存，相互影响。到处都存在许多古代物种，他们和其衍生出的新物种共居一地。在整个生物王国中，古代物种与其演化出的现代物种共同生存。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人类祖先问题。

在地质年代的长河中，200 万年只是一瞬。如果地球上的动植物聚集地和其物种各自都遵循不同的时间表，如果它们的进化过程存在着惊人的差异，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地球上的时间只是一个既是过去又是现在的时间连续体而已。一些物种属于目前这个时段，而另一些则处于开始于很久以前而目前尚未终结的漫长进程中。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笔端触在稿纸上轻重缓急也是不相同的。讲述理论，进行纯文字阐释时，笔端轻捷；而一

旦对酷日当空的大草原上的见闻进行描绘时,我的笔就变得凝重、迟缓多了。从今天早晨起我一直在观察两个原始人,一男一女。他们大概有 12 岁,比我们相应年龄的儿童也高不了多少,但他们已发育成熟,正在交媾。他们的举动令我疑惑他们是否是第一次交媾。

我把笔记本放在一边,拿起望远镜,这东西本来是用于观察敌人的,现在却对准了一幅创造原始生命的场景。他们十分专注,使我得以偷偷靠上去,直到能听清他们做爱的声响。

我过去一直没意识到,和神话及诗歌相比,科学竟会显得如此平庸和浅薄,根本抓不住要领。我真想把印度神话中创造万物的猴神哈努曼召来。哈努曼,如果此刻你在我身边,一定会对这对在草地上交配的原始人惊叹不已。他们俩刚才在“交谈”——当然语音极其简单。我细心聆听,直到能分辨出不同的呻吟声。一些像是疼痛的叫声,另一些则像是在提醒对方轻柔一些。那个女性似乎在抱怨,这说明她还是处女。啊,这不就是贞洁——人类雌性的特殊标志吗?今天,在这片自上新世以来就一直没什么变化的大草原上目睹这一场景,联想到这一概念,真令人感到作呕。

那男性个子虽小,生殖器却很大,这说明他已从猿进化到了人。但他似乎也没什么经验,有些手忙脚乱。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富人性的充满勇敢和激情的场面。两个哺乳动物相互交媾,带着满足性欲的冲动,但却没有情感。而眼前这一对汗淋淋的年轻躯体所散发出的,正是这种情感。

我继续观察着,大气都不敢出。她鼓励着他,终于两个人静静地、专注地成就了生儿育女的好事。

我是来这里打仗的,是侵略和死亡的使者。望着这为繁衍后代而进行的炽烈的原始做爱场面,我浑身一阵战栗。这就是 200 万年前的我们,200 万年只是历史的一瞬啊。我真想仍能像他们那样。随着人口的大量繁衍、对大片大片的土地的征服、连年不断的

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发明,历史在向前推进,我们却忘记了许多我们当初曾经知道的东西。我们所获得的难道抵得上我们所忘却的吗?

我望着眼前这一对儿,他们炽热深沉的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我们进化到目前的阶段,是否还保留着他们那种深邃的爱,是否还具有那种繁衍后代的激情呢?或许,那已属于我们所忘却的东西之列?

我不敢去打扰他们,赶紧退了回来。

他们的形象在我眼前消失了,但我脑海里立即出现了一个问题:我看到的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一个不可思议的答案便是:作为人,我们并非独此一家——在宇宙中不是,在地球上也不是。

我觉得我简直要发疯了。小妖精已经出了魔瓶……

摘自1953年肯尼亚西部

游击战结束后的一本日记

第一部 脚 印

1

肯尼亚西部

1995年5月底

雨季过后

一架单引擎闪电 38P 型小飞机像狂跳的野马一样抖动着，竭力保持着航向，径直朝山峦起伏的马乌山脉南端飞去。

马乌山脉是由悬崖峭壁构成的天然屏障，高一万英尺，走向近乎正南正北，延亘二百余英里。它截断了肯尼亚境内的大裂谷，在西面形成一道鬼斧神工般的大墙。马乌山的地貌令人惊叹不已。光秃秃的矮坡风蚀严重，只长着矮矮的生命力强的热带灌木丛，而半山腰上却冒出一片片树木，由稀到密，蔚然成林，遮蔽了一座座山巅。在马乌山南端，树木从山头一路铺盖下来，除了偶尔有裸露的山脊以外，一直延伸到道格拉尼大草原上。草原上长满高高的已经抽穗的野草，被强烈的阳光晒得发白。这儿，那儿，还点缀着一片片小树林，以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几片水塘。

水塘边聚集了许多口干如火的羚羊、小鹿和水牛。草丛起伏处，狮子和豹正向饮水的动物逼近。天上一群猛禽飞来转去，伺机把猛兽的猎物一抓而去。

这广袤无垠的热带大草原上各种生物你争我斗，血溅青草，它似乎是属于当前这个时代。在马乌山脉的山脊上，岩石裸露，寸草

不生，毫无生机，又似乎属于一个久远的时代。而高耸在草原上的重重山峦，郁郁葱葱，神秘莫测，则完全属于另一个不同的时代。

时近正午，道格拉尼大草原被太阳照了小半天，空气渐热，四下膨胀，冲击着从高处山坡流下的冷空气。冷空气也不甘示弱，卷起凉风如利剑一般直刺对手。这股风使飞机两侧的空气相对流动，势头极强，把一架三吨重的飞机像玩具一样颠来荡去。

飞行员亨德里杰斯，南非人，荷兰血统，年过六旬，大半辈子都在这草原及山脉上空飞行。现在他拼命与机下的涡流抗争着。他平时总是红光满面，这有遗传因素，也有好酒贪杯的缘故。不过现在，他已吓得脸色蜡黄。他身后有两个并排的座位，一个坐的是肯尼亚马萨伊族地质学家盖利·盖厄米那，他系着安全带，双手紧握扶手，不断催促亨德里杰斯往前飞。马乌山脉那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峭壁随着飞机的轰鸣声已越来越近，似乎随时都会撞上来，摧毁机身，把它化作一团烈火。

另一个座位上，美国古人类学家凯恩·劳德向右斜倚着，身体从右舷那没门的舱口探向机外。紧系的安全带勒得他肚子生疼。他把相机镜头对准机翼下低矮的山坡。他的手、胳膊、双肩和上半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因为山峰越来越近，产生一股强大的气流，就像巨人呼出的一股冷气，弄不好就会给吸出去。

风太大了，简直能把人的眼皮给卷上去。他把身子缩回舱内，大叫让飞行员减速，好让他拍照。不过，亨德里杰斯要是一减速，就会失去冲过对流气流所需的动力。说真的，每遇到一股气流，就好像撞上一堵无形的砖墙，能穿墙而过，简直是物理学上的奇迹。

下面，那侵蚀严重的山峰和山脊使气流不断变换方向，热空气把飞机向上推，冷空气又把它压下来。机身吱吱地呻吟着，像要散架。可这时凯恩又叫起来。他说亨德里杰斯刚才绕着那座秃峰飞得太快了，来不及及拍照，问能不能飞慢点再来一次。

“再慢可不行！”飞行员叫道，“必须保持一定速度，否则抗不住

气流。”

这时，那突兀而立的峭壁——下半部因风蚀严重呈暗灰色，上半部长满树木和灌木，绿油油一片——眼看就要冲飞机撞上来了。

亨德里杰斯喊道，他要调转机头，让凯恩再拍一次。凯恩深深吸了一口气，用手试试安全带。扣得很牢，没有断裂，或许永远也不会断吧。

亨德里杰斯身体一斜。机身下出现了一股冷空气，把右机翼直往下拉，翼尖一时直冲地面。凯恩连人带相机几乎飞出了机舱。幸好他左脚卡在亨德里杰斯座位下面，像锚一样把他拉住了。还有一只锚就是他的安全带。亨德里杰斯竭力稳住飞机，在捉摸不定的气流中飞行，就像在水中游泳遇到可能导致灭顶之灾的水下暗流一样。

“挺住，挺住，活见鬼了！”他尖叫着。

飞机又平稳了。机翼下，风蚀的山坡被干涸的山间小溪分割成五块长条，像巨型斯芬克斯的爪子。

那爪子的中间部分，有一个看似巨型关节的地方。那就是凯恩试图拍摄的方位。

气流使凯恩双眼流泪。他明白，飞临目标后他只能盲拍。镜头就要对准目标了。他按动快门，竭力想瞥一眼他对准的是什么，但透过目镜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他仍然相信他对准了目标，不会有闪失的。这个念头使他胸中充满胜利的豪情，他兴奋地大叫起来，不过……

飞机盘旋时，他看到了那只巨爪的中间部分。中午时分的风把周围风化了的山坡上的尘土卷起，一阵紧似一阵，视野一片模糊。一阵灰尘过后，有一段间歇时间能看清东西，可接着又是一阵。阵风起处，巨爪便陷入灰尘的漩涡之中。

凯恩的镜头所捕捉到的很可能只是一片灰尘，印出来的照片也只是巨爪的轮廓和遮住它的团团尘烟。这飞机每周要花费他和

盖利 1 000 美元,还要给亨德里杰斯准备一箱子苏格兰威士忌,而现在他就要失去本周最后一个、但却是最诱人的一个场景了。

他把身子收进来。“再来一次,”他朝亨德里杰斯喊着,“飞回去!”

“你还没拍到吗?”

“没有!”他用拳头在机舱壁上猛击了一下。那薄薄的铝壳像只铁皮鼓一样砰然轰响。“再慢慢重飞一次!”

“你疯啦?”坐在他身旁的盖利问道,“他不能再慢了。需要保持速度才能顶住气流!”

“那就开快点,但要低一些!”

“快点?”亨德里杰斯嚷道。他回头瞥了凯恩一眼,以往那红润的脸色已毫无踪影,似乎是发生了肤色突变,再也不会复原了。“你想让我撞在那面大墙上吗?刚才我差点就转不回来了。你难道没看见?”

“总会有办法的!”凯恩回敬道,“低一点,记住风在哪儿变方向就行了。”

“我怎么记得住?它不停地在变。”

“那我们就不付给你那 1 000 美元!”

飞机的颠簸倾斜,气流穿过舱门的呜咽声,以及刚才丛生的险象,这一切都使凯恩觉得他们已接连遭遇死神,不过每次都闯了过来。是他自己的强大意志力使他们免于灾难。他把相机挂在胸前,抓住亨德里杰斯那肥胖的肩膀猛摇。他清楚地感觉到,他是在摇动整个飞机。

“照我说的做!你是肯尼亚最棒的飞行员!干吧!要不我们一分不付!”

荷兰人回头答道,钱不钱他不在乎,他要调转机头,离开这气流多变的鬼地方。凯恩则又哀求他,再试一次,飞低点,就这一次了。